

【自然·人·哲学】丛书

EDWARD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无声的语言

【美】爱德华·霍尔著 刘建荣译

THE SILENT LANGU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SILENT LANGUAGE

自然·人·哲学

无 声 的 语 言

[美] 爱德华·T·霍尔 著

刘建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dward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73

根据美国安克图书公司 1973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杨承纮
封面装帧 姜明路

·自然·人·哲学·

无声的语言

[美]爱德华·T·霍尔 著

刘建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1131-1/B·147

定价 2.60 元

感 铭

我的良师益友拉尔夫·林顿曾说过，他的每本书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对此我深表赞同。我想补充的是，这本书还使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付出了极大代价。她每天上午必须陪伴我五个小时，深居简出，忍受我在批评初稿时的易怒心情，反复阅读、评论和修改我的手稿。有许多作者都是用下面的话来表示自己的著作是奉献给妻子的：“若是没有她的耐心和理解，本书永远无法面世。”这类献辞如此普遍的原因不难看出。然而正是这类话说的过多而贬损了它们本身的意义，有时甚至使妻子的贡献显得不如事实上那么重要了。我不知怎样才能恰当地赞誉写作本书时我的妻子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有好几次，若是没有她的鼓励，我恐怕就会耽搁下来或停笔去应付其他紧急事务。因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米尔德·里德·霍尔。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科学家,我的同事,尤其是已故的拉尔夫·林顿使我受益匪浅。林顿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他经常试着阐发自己对某些有趣课题的看法。我是一名学生,总觉得教授们高不可攀,在学生与教授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当然不是地位方面的,而是研究方面的)。可是与林顿相处,这道鸿沟似乎永不存在。他总显得言辞达意,乐于诚心交换意见。也许本书的观点会同林顿的思想存在很大分歧,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能对我的思想深表理解。

多年来不断给我以鼓舞和激励的另外三位同事是,埃里希·弗洛姆,大卫·里斯曼和约翰·尤塞姆。本书的许多内容得益于我的朋友和同事乔治·L·特拉格的合作。特拉格是布法罗大学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教授。在我们合作的早期,我曾得到爱德华·A·肯纳德,拉尔夫·开普勒·刘易斯和小亨利·李·史密斯的帮助和鼓励。不过我对本书的形式和内容负全部责任。

有关其他文化的许多论述是直接观察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我曾考察了新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美籍西班牙人、那伐鹤人、霍布人、特鲁克人、地中海西路的阿拉伯人和印第安人。毫无疑问,人类学家始终受益于他所研究的民族,因为正是从这些民族中学到的东西才使自身文化的意义得到充

分显露。

克拉克森·N·波特最先敦促写作本书，并为此而提供了必需的鼓励和理解。此外我还应对里查德·K·温斯洛和克米特·兰斯纳编辑的工作深表谢意。

导 言

尽管美国在各种援外计划上花费了亿万美金，可此举既没有赢得世界上别国人民的爱戴，也没有受到他们的尊重。相反，如今许多国家的人民却从内心厌恶美国人，而在另一些国家里，人们对美国人的态度也仅是容忍而已。造成这种可悲状况的原因有许多，而且形形色色。其中一些原因任凭美国人怎样努力也没法改变。其实，外国人的敌意大都起因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尽管这种看法对于一个满怀良好愿望和生来慷慨乐施的普通公民来说，显得未免尖刻。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很容易陷入种族主义。在许多援外计划中，我们与当地人交往时采取了强迫政策，坚持要别人按我们的方式行事，结果使人觉得，我们将外国公民视作“未开化的美国人”。我们的多数行为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无知，这

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大错误。我们不仅对别国的需要一无所知，而且对自己打算通过日常行为向别人传达些什么也不甚了了。

我并不想说明美国人应普遍受人爱戴，当我听一位政府官员说：“只要我们受尊敬，那就不会被爱戴”这样的话时，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安慰。在多数国家里，人们对美国既不爱，也不敬。现在是到了美国人应学习如何有效地与外国居民交流的时候了，也到了不应再疏远那些应与之合作的人们的时候了。

多年来，我的工作重点是选拔和训练去国外从事政府和商业工作的美国人。我发现，我们与别国人民相处时的许多困难是因为对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异常贫乏引起的。因为这方面的无知，使美国在海外计划中的许多良好意愿和巨大努力付诸东流。我认为，当需要派美国人去国外工作时，首先必须根据他们在外国文化中工作的适宜程度进行选拔。除了教会他们使用被委派国的语言，还要用该国的文化来对他们作全面的训练。所有这些工作既费时又耗资，但要是不作这类选拔和训练，那么在海外就难免会让别人小看自己了。

不过，对另一国的语言、历史、政治和习俗一类的训练只是整个理解计划中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的还须介绍某种非言辞性语言，它存在于世界各国和各种群体之中。大多数美国人只是隐约意

识到这种无声的语言，尽管他们每天都在使用这种语言。他们对那些决定我们在时间空间关系、工作、消遣和学习等方面态度的复杂的行为模式一无所知。其实，我们除了用有声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外，还经常使用无声的语言——行为的语言来交流自己的真实情感。对这种语言，其他民族有时也能给予正确的解释，但更多的时候解释是错误的。

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上的困难实质简直难以认清。当不同国家的人民发现彼此不能理解时，双方都将责任归咎于“外国人”，归咎于他们的愚蠢、欺诈或癫狂。下述实例极恰当地说明了这种类型的跨文化误解。

美国人在希腊有过一项使命，尽管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美国与希腊官员一直难以达成协议。美方的谈判建议遭到希腊人的拒绝和怀疑。美国人最终没能促成开展新计划所需达成的协议。后来在考察这种令人恼怒的局面时，竟发现了两个造成这种僵局的意想不到的原因。一个是，美国人以善言和直率而自豪，可是希腊人视这些品质为缺陷，认为这正是不善心计的表现，他们对此感到遗憾。美国人的爽直立即导致了希腊人的反感。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在安排与希腊人的会谈时想限定会谈的内容，先达成有关一般原则的协议，而详细内容的起草工作则留待小组委员会去

做。这在希腊人看来是在耍手腕，在遮人耳目。希腊人的方法是当着所有的有关人员的面确定细枝末节，需要的话就增加会谈的次数。这种误解使后来一系列的会谈毫无成效，双方都为对方的行为感到惋惜。

在中东，美国人与阿拉伯人也常常难以相处。曾记得一位美国农学家去埃及讲授现代农业耕作法。一次他通过译员问一位农民希望他的农田当年能产多少。这位农民听后显得异常激动和愤怒。那位译员显然是为了缓和气氛才回答说：“他说他不知道。”这个美国人明白发生了误解，但不知怎样了解这种误解。后来我听说，阿拉伯人把想预见未来的人看成是精神不怎么正常的。当那个美国人询问埃及人未来的产品时，后者感到极度受辱，认为美国人把他当成疯子。在阿拉伯人看来，谈论未来是放肆的，只有上帝才知道未来。

我曾在日本采访过一位美国学者，他在日本向大学教授讲授美国历史。起先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有一次这个美国人因为怀疑那些日本人不一定理解他讲的内容，也因自己不会说日语而带了一名翻译来上课。就这样讲了几次课之后，他要求听讲者集中起来报告所学内容，而他自己则不到场。可是当下一次上课时，翻译告诉他，所有学生都只听懂了一半。这个美国人颇为泄气和不安。他并不知道自已因为使用了一名翻译而无意中触

怒了学生们。在日本，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标志就是会说英语。那些日本教授感到这个美国人使用翻译意味着他们是些没教养的人，丢了他们的脸。

美国人在海外的情况常常是如此之糟，以至军事人员唯恐被派往某些国家服务。我曾耳闻一名退役海军上将对一名陆军上将这样谈论他俩都认识的一个友人，前一位不无惋惜地说：“那个可怜的老查理在远东和那些东方人搞得那样糟，以至于身败名裂。”在李拉德事件之后（这是美国派往日本的军事和外交人员犯的一个悲剧性错误）；人们常常感到“在怎样选拔派往国外的人员方面有必要做得更好一些”。正如五角大楼的一名官员所说：“至少应该选一些不至于枪击当地居民的人。”

显然，我们的军队驻扎在国外时总会闹出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故，其中许多是因美国人处理问题的不当方式引起的。当事故确实发生后，那些美国人简直不知该怎样采取不再火上浇油的行为方式。他们通常都不知道，外国人往往用一种曲解我们真实情感或意图的方式来解释司空见惯的、普遍认可的美国式的行为方式。

如果本书仅仅为了说明这一点，那就很容易如愿以偿。然而我在写作时，心中却存有另一个更大的抱负。我是为普通读者写的，这些人常常为人生所困惑，总觉得自己在人生中每每受制于一

种无法理解的力量。他们发现另一些人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别种文化中所做的一些事真正令人大惑不解。我希望说明,在这种表面神秘莫测、混乱不堪和杂乱无章的人生背后存在着一种秩序。读者若是理解了这一点,便会重新认识周围的人类世界。我也希望,当读者对文化问题发生兴趣之后,我将引导他们遵循自己的兴趣研究并得出自己的观察结论。

虽然许多专业研究人员不赞同我的某些论点,但他们将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建筑师完全可能将所学得的空间知识作为自己工作中的文化模式。我的某些批评无疑也会触犯教师们,但我衷心希望他们能从本书的分析中汲取有益于教育的东西。我的精神病学方面的同事也将发现有利于其治疗的东西,就象我与这方面专家的合作已证明对研究不同类的交流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那样。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和管理专家都为我的认识作出了真正的贡献。我希望社会科学家将发现,对于他们的研究来说,文化恰是与交流相应的概念。

我对文化的研究是与我的同事乔治·J·特拉格合作的结果。特拉格是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語言学家。他对語言研究有过重大贡献。我们提出了一种文化理论,其依据是本书论及的一种交流模型。它也是本书的理论基础。

本书内容安排意在使读者从熟悉之物认识陌生之物。读者不妨将文化比作音乐。一个人没听过音乐，就没法进行描述。在学会识谱之前，人是通过模仿来非正式地学唱歌的。唯有当人们学会识谱之后，才能发挥音乐的天赋。而这正是文化的任务。本书提供的是一部类似音乐入门那样的文化入门。

目 录

感 铭	1
导 言	1
第 一 章 时间之声	1
第 二 章 什么是文化?	22
第 三 章 文化的词汇	36
第 四 章 基本的三分法	63
第 五 章 文化即是交流	102
第 六 章 无处不在的集合	111
第 七 章 虚幻的元素	120
第 八 章 有机的模式	127
第 九 章 时间会说话:美国口音	151
第 十 章 空间会说话	175
第 十 一 章 控制的松弛	200
附 录 一 社会科学家的纲要	206
附 录 二 文化之图	209

第一章 时间之声

时间会说话。它比有声语言更坦率，它传达的信息响亮而清晰。因为它既不如有声语言那样被意识所控制，也不那样容易使人误解。它往往能揭穿语词所表达的谎言。

我曾担任某大城市人际关系市长委员会委员。我的任务是评估不同城市部门实行反歧视政策的可能性。这项工作首先必须访问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中有两位本人就是少数民族。如果单凭这些长官的口头表白，那么他们似乎都是十二分地拥护实行反歧视的劳工政策。可是我觉得，任凭他们嘴上怎么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更有可能表现出他们态度的变化。为什么？答案就在他们如何使用时间和空间的无声语言之中。

我们为每次会晤特意作了安排。我要求部门长官准备用1个或1个多小时介绍他们的想法。

可是约会总被抛之脑后，每次我都得在他们的办公室门外久等（15—45分钟）。而且会晤时常常被压缩至10—15分钟。见面时我都被冷落，其中只有一次被访问者总算离座向我打了招呼。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比喻地说，这些人都有一个位置，而且都粘在这个位置上了！

这件事的意思很清楚（民意测验者可能注意它）。人的行为往往比言论更重要。在这件事上市政官吏对待时间的态度就是其内心想法的雄辩证明。因为时间系统的结构、意义及间歇是易被觉察的。例如就迟到而言有如下各种阶段：“喃喃自语”；略表歉意；使人略感恼怒而须诚意道歉；令人深感无礼；甚至令人勃然大怒。精神分析家早已意识到这方面的交流意义，他可以指出，患者对时间采取的何种态度是“阻抗”和“移情”的证据。

例如，一日之中不同的时间在一定背景下意味深长。时间可以表明事情的重要性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发生在哪个层次上。在美国，如果你清晨给某人打电话，而对方正在梳洗或用早餐，那么这个时间打电话通常意味着有一件异常重要而又万分紧急的事情。午夜11点的电话也是如此。深夜的电话被视作发生了生命攸关大事的信号。这也是年轻人开这种粗鲁玩笑的价值。我们对时间会说话的认识甚至在“钟报几点了？”这种日常

的设法中反映出来。

约翰·尤塞姆告诉我一件事，可以说明上述情况完全是被人们视作当然的。尤塞姆是美国的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他讲述了发生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事件。该地区某岛屿的土著设法使白人工厂主以符合他们传统等级体系的方式雇佣他们。由于那些白人工厂主对此毫无所知，而过多地雇佣了某一派的人，打破了土著间原有的权力平衡。这个错误使全岛的土著群情沸腾。鉴于美国工厂主对此依然无所觉察，并且拒绝按照当地政策雇佣工人，某日晚上，两派土著的头目会面研讨了重新分配工作的可行方案。当他们最终达成决议后，便一齐去见工厂主，唤醒他并将决定告诉他。不幸的是，那时正值凌晨2点多。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种时间唤醒美国人意味着要发生万分紧急的事。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个美国工厂主既不懂当地语言、当地文化，也不明白这片喧闹声的所有内容，而是以为即将发生暴乱，于是召来了军队。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各段时间的意义对那些土著和对我们来说是不同的。

可是，在美国的工厂主则十分清楚上午或下午将工人从岗位上唤下来谈话的意义。每当他们要宣布重要事情时，总会问：“什么时间告诉他们？”在社交界，如果一个陌生人只提前几分钟邀请一位姑娘赴约，会使她感到未免受辱。要是